資治通鑑/卷23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三十七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

► 卷二百三十九

起屠維赤奮若七月，盡玄黓執徐九月，凡三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38卷

【唐紀五十四】　起屠維赤奮若七月，盡玄黓執徐九月，凡三年有奇。

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元和四年（己丑，公元八零九年）

秋，七月，壬戌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，前為江西觀察使，貪污僭侈。丁卯，貶憑臨賀尉。夷簡，元懿之玄孫也。上命盡籍憑資產，李絳諫曰：「舊制，非反逆不籍其家。」上乃止。憑之親友無敢送者，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。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，謂之曰：「君送楊臨賀，誠為厚矣，無乃為累乎！」對曰：「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，今日遠謫，豈得不與之別！借如明公它日為讒人所逐，晦敢自同路人乎！」德輿嗟歎，稱之於朝。後數日，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。晦謝曰：「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，公何從而取之！」夷簡曰：「君不負楊臨賀，肯負國乎！」

上密問諸學士曰：「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，割其德、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勢，並使承宗輸二稅，請官吏，一如師道，何如？』李絳等對曰：「德、棣之隸成德，為日已久，今一旦割之，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，得以為辭。況其鄰道情狀一同，各慮它日分割，或潛相構扇。萬一旅拒，倍難處置，願更三思。所是二稅、官吏，願因弔祭使至

彼，自以其意諭承宗，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，勿令知出陛下意。如此，則幸而聽命，於理固順，若其不聽，體亦無損。」上又問：「今劉濟、田季安皆有疾，若其物故，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，天下何時當平！議者皆言『宜乘此際代之，不受則發兵討之，時不要失。』如何？」對曰：「群臣見陛下西取蜀，東取吳，易於反掌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，勸開河北，不為國家深謀遠慮，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。臣等夙夜思之，河北之勢與二方異。何則？西川、浙西皆非反側之地，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。劉辟、李錡獨生狂謀，其下皆莫之與，辟、錡徒以貨財啖之，大軍一臨，則渙然離耳。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，以其萬全故也。成德則不然，內則膠固歲深，外則蔓連勢廣，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，不知君臣逆順之理，諭之不從，威之不服，將為朝廷羞。又，鄰道平居或相猜恨，及聞代易，必合為一心，蓋各為子孫之謀，亦慮他日及此故也。萬一餘道或相表裡，兵連禍結，財盡力竭，西戎、北狄乘間窺窬，其為憂患可勝道哉！濟、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，若物故之際，有間可乘，當臨事圖之。於今用兵，則恐未可。太平之業，非朝夕可致，願陛下審處之。」時吳少誠病甚，降等復上言：「少誠病必不起。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，四旁皆國家州縣，不與賊鄰，無黨援相助。朝廷命帥，今正其時，萬一不從，可議征討。臣願捨恆冀難致之策，就申蔡易成之謀。脫或恆冀連兵，事未如意，蔡州有釁，勢可興師，南北之役俱興，財力之用不足。儻事不得已，須赦承宗，則恩德虛施，威令頓廢。不如早賜處分，以收鎮冀之心，坐待機宜，必獲申蔡之利。」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，頗懼，累表自訴。八月，壬午，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，承宗受詔甚恭，曰：「三軍見迫，不暇俟朝旨，請獻德、棣二州以明懇款。

丙申，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三萬眾。

九月，甲辰朔，裴武覆命。庚戌，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、恆、冀、深、趙州觀察使，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、德、棣二州觀察使。昌朝，嵩之子，王氏之婿也，故就用之。田季安得飛報，先知之，使謂承宗曰：「昌朝陰與朝廷通，故受節鉞。」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，執昌朝，至真定，囚之。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，季安陽為宴勞，留使者累日，比至德州，已不及矣。上以裴武為欺罔，又有譖之者曰：「武使還，先宿裴垍家，明旦乃入見。」上怒甚，以語李絳，欲貶武於嶺南。絳曰：「武昔陷李懷光軍中，守節不屈，豈容今日遽為奸回！蓋賊多變詐，人未易盡其情。承宗始懼朝廷誅討，故請獻二州。既蒙恩貸，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，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，使不得守其初心者，非武之罪也。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，使還，一語不相應，遽竄之暇荒，臣恐自今奉使賊廷者以武為戒，苟求便身，率為依阿兩可之言，莫肯盡誠具陳利害，如此，非國家之利也。且垍、武久處朝廷，諳練事體，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！

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，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垍者，願陛下察之。」上良久曰：「理或有此。」遂不問。

丙辰，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。辛未，豐州奏吐蕃萬餘騎至大石谷，掠回鶻入貢還國者。

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，滿三歲不償，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系，立期使償，曰：「期滿不足，當死。」一軍大驚。中尉訴於上，上遣中使宣旨，送本軍，孟容不之遣。中使再至，孟容曰：「臣不奉詔，當死。然臣為陛下尹京畿，非抑制豪強，何以肅清輦下！錢未畢償，昱不可得。」上嘉其剛直而許之，京城震慄。

上遣中使諭王承宗，使遣薛昌朝還鎮。承宗不奉詔。冬，十月，癸未，制削奪承宗官爵，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左、右神策、河中、河陽、浙西、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、招討處置等使。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，以為：「國家征伐，當責成將帥，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。自古及今，未有征天下之兵，專令中使統領者也。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，即承璀乃制將也。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，即承璀乃都統也。臣恐四方聞之，必輕朝廷；四夷聞之，必笑中國。陛下忍令後代相傳雲以中官為制將、都統自陛下始乎！臣又恐劉濟、茂昭及希朝、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，心既不齊，功何由立！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。陛下念承璀勤勞，貴之可也；憐其忠赤，富之可也。至於軍國權柄，動關理亂，朝廷制度，出自祖宗，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，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，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！」時諫官、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，上皆不聽。戊子，上御延英殿，度支使李元素、鹽鐵使李鄘、京兆尹許孟容、御史中丞李夷簡、諫議大夫孟簡、給事中呂元膺、穆質、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。上不得已，明日，削承璀四道兵馬使，改處置為宣慰而已。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，侵害政事，讒毀忠貞。上曰：「此屬安敢為讒！就使為之，朕亦不聽。」絳曰：「此屬大抵不知仁義，不分枉直，唯利是嗜，得賂則譽跖、足喬為廉良，怫意則毀龔、黃為貪暴，能用傾巧之智，構成疑似之端，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，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。自古宦官敗國者，備載方冊，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！」

己亥，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，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。

初，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，名以從弟，署為軍職，出入少誠家如至親，累遷申州刺史。少誠病，不知人，家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、知軍州事。少誠有子元慶，

少陽殺之。十一月，己巳，少誠薨，少陽自為留後。

是歲，雲南王尋閣勸卒，子勸龍晟立。

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，聚其徒曰：「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，今一旦越魏伐趙，趙虜，魏亦虜矣，計為之奈何？」其將有超伍而言者，曰：「願借騎五千，以除君憂！」季安大呼曰：「壯哉！兵決出，格沮者斬！」

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為劉濟使魏，知其謀，入謂季安曰：「如某之謀，是引天下之兵也。何者？今王師越魏伐趙，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，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，君知誰為之謀？此乃天子自為之謀，欲將誇服於臣下也。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，是上之謀反不如下，且能不恥於天下乎！既恥且怒，必任智士畫長策，仗猛將練精兵，畢力再舉涉河，鑒前之敗，必不越魏而伐趙，校罪輕重，必不先趙而後魏，是上不上，下不下，當魏而來也。」季安曰：「然則若之何？」忠曰：「王師入魏，君厚犒之。於是悉甲壓境，號曰伐趙，而可陰遣趙人書曰：『魏若伐趙，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；魏若與趙，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。賣友反君之名，魏不忍受。執事若能陰解陴障，遺魏一城，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，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，西得以為臣，於趙有角尖之耗，於魏獲不世之利，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！』趙人脫不拒君，是魏霸基安矣。」季安曰：「善！先生之來，是天眷魏也。」遂用忠之謀，與趙陰計，得其堂陽。忠歸幽州，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。會濟合諸將言曰：「天子知我怨趙，今命我伐之，趙亦必大備我。伐與不伐孰利？」忠疾對曰：「天子終不使我伐趙，趙亦不備燕。」濟怒曰：「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！」命系忠獄。使人視成德之境，果不為備。後一日，詔果來，令濟「專護北疆，勿使朕復掛胡憂，而得專心於承宗。」濟乃解獄召忠曰：「信如子斷矣，何以知之？」忠曰：「盧從史外親燕，內實忌之；外絕趙，內實與之。此為趙畫曰：『燕以趙為障，雖怨趙，必不殘趙，不必為備，』一且示趙不敢抗燕，二且使燕獲疑天子。趙人既不備燕，潞人則走告於天子曰：『燕厚怨趙，趙見伐而不備燕，是燕反與趙也。』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，趙亦不備燕也。」濟曰：「今則奈何？」忠曰：「燕、趙為怨，天下無不知。今天子伐趙，君坐全燕之甲，一人未濟易水，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，敗忠於上，兩皆售也。是燕貯忠義之心，卒染私趙之口，不見德於趙人，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。惟君熟思之！」濟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乃下令軍中曰：「五日畢出，後者醢以徇！」

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元和五年（庚寅，公元八一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，時諸軍皆未進，濟獨前奮擊，拔饒陽、束鹿。河東、河中、振武、義武四軍為恆州北道招討，會於定州。會望夜，軍吏以有外軍，請罷張燈。張茂昭曰：「三鎮，官軍也，何謂外軍！」命張燈，不禁行人，不閉里門，三夜如平日，亦無敢喧嘩者。

丁卯，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鎮。吐突承璀至行營，威令不振，與承宗戰，屢敗。左神策大將軍酈定進戰死。定進，驍將也，軍中奪氣。

灑南尹房式有不法事，東台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，擅令停務。朝廷以為不可，罰一季俸，召還西京。至敷水驛，有內侍後至，破驛門呼罵而入，以馬鞭擊稹傷面。上復引稹前過，貶江陵士曹。翰林學士李絳、崔群言稹無罪。白居易上言：「中使陵辱朝士，中使不問而稹先貶，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，人無敢言者。又，稹為御史，多所舉奏，不避權勢，切齒者眾，恐自今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，疾惡糾愆，有大奸猾，陛下無從得知。」上不聽。

上以河朔方用兵，不能討吳少陽。三月，己未，以少陽為淮西留後。

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，白居易上言，以為：「河北本不當用兵，今既出師，承璀未嘗苦戰，已失大將，與從史兩軍入賊境，遷延進退，不惟意在逗留，亦是力難支敵。希朝、茂昭至新市鎮，竟不能過。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，久不能下。師道、季安元不可保，察其情狀，似相計會，各收一縣，遂不進軍。陛下觀此事勢，成功有何所望！以臣愚見，須速罷兵，若又遲疑，其害有四：可為痛惜者二，可為深憂者二。何則？若保有成，即不論用度多少；既的知不可，即不合虛費貲糧。悟而後行，事亦非晚。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，更延旬月，所費滋多，終須罷兵，何如早罷！以府庫錢帛、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，轉令強大。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也。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，必引事例輕重，同詞請雪承宗。若章表繼來，即義無不許。請而後捨，體勢可知，轉令承宗膠固同類。如此，則與奪皆由鄰道，恩信不出朝廷，實恐威權盡歸河北。此為陛下痛惜者二也。今天時已熱，兵氣相蒸，至於飢渴疲勞，疾疫暴露，驅以就戰，人何以堪！縱不惜身，亦難忍苦。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，例皆不慣如此，忽思生路，或有奔逃，一人若逃，百人相扇，一軍若散，諸軍必搖，事忽至此，悔將何及！此為陛下深憂者一也。臣聞回鶻、吐蕃皆有細作，中國之事，小大盡知。今聚天下之兵，唯討承宗一賊，自冬及夏，都未立功，則兵力之強弱，資費之多少，豈宜使西戎、北虜一一知之！忽見利生心，乘虛入寇，以今日之勢力，可能救其首尾哉！兵連禍生，何事不有！萬一及此，實關安

危。此其為陛下深憂者二也。」

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，及朝廷興師，從史逗留不進，陰與承宗通謀，令軍士潛懷承宗號；又高芻粟之價以敗度支，諷朝廷求平章事，誣奏諸道與賊通，不可進兵，上甚患之。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，裴垍引與語，為言為臣之義，微動其心，翊元遂輸誠，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。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，復來京師，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。垍言於上曰：「從史狡猾驕很，必將為亂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，視承璀如嬰兒，往來殊不設備。失今不取，後雖興大兵，未可以歲月平也。」上初愕然，熟思良久，乃許之。從史性貪，承璀盛陳奇玩，視其所欲，稍以遺之。從史喜，益相暱狎。甲申，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，召從史入營博，伏壯士於幕下，突出，擒詣帳後縛之，內車中，馳詣京師。左右驚亂，承璀斬十餘人，諭以詔旨。從史營中士卒聞之，皆甲以出，操兵趨嘩。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：「天子有詔，從者賞，敢違者斬！」士卒皆斂兵還部伍。會夜，車疾驅，未明，已出境。重胤，承洽之子；聽，晟之子也。

丁亥，范希朝、張茂昭大破承宗之眾於木刀溝。

上嘉烏重胤之功，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。李絳以為不可，請授重胤河陽，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。會吐突承璀奏，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，絳上言：「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，魏博、恆、幽諸鎮蟠結，朝廷恃此以制之。邢、滋、洺入其腹內，誠國之寶地，安危所繫也。向為從史所據，使朝廷旰食，今幸而得之，承璀復以與重胤，臣聞之驚歎，實所痛心！昨國家誘執從史，雖為長策，已失大體。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為重鎮留後，為之求旌節，無君之心，孰甚於此！陛下昨日得昭義，人神同慶，威令再立；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，物情頓沮，紀綱大紊。校計利害，更不若從史為之。何則？從史雖蓄奸謀，已是朝廷牧伯。重胤出於列校，以承璀一牒代之，竊恐河南、北諸侯聞之，無不憤怒，恥與為伍。且謂承璀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，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，能無自危乎！儻劉濟、茂昭、季安、執恭、韓弘、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，並指承璀專命之罪，不知陛下何以處之？若皆不報，則眾怒益甚；若為之改除，則朝廷之威重去矣。」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：「今重胤已總軍務，事不得已，須應與節。」對曰：「從史為帥不由朝廷，故啟其邪心，終成逆節。今以重胤典兵，即授之節，威福之柄不在朝廷，何以異於從史乎！重胤之得河陽，已為望外之福，豈敢更為旅拒！況重胤所以能執從史，本以杖順成功，一旦自逆詔命，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！重胤軍中等夷甚多，必不願重胤獨為主帥。移之他鎮，乃愜眾心，何憂其致亂乎！」上悅，皆如其請。壬辰，以重胤為河陽節度使，元陽為昭義節度使。戊戌，貶盧從史歡州司馬。

五月，乙巳，昭義軍三千餘人夜潰，奔魏州。劉濟奏拔安平。

庚申，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，且歸路泌、鄭叔矩之柩。甲子，奚寇靈州。

六月，甲申，白居易復上奏，以為：「臣比請罷兵，今之事勢，又不如前，不知陛下復何所待！」是時，上每有軍國大事，必與諸學士謀之。嘗逾月不見學士，李絳等上言：「臣等飽食不言，其自為計則得矣，如陛下何！陛下詢訪理道，開納直言，實天下之幸，豈臣等之幸！」上遽令「明日三殿對來。」白居易嘗因論事，言「陛下錯」，上色莊而罷，密召承旨李絳，謂：「白居易小臣不遜，須令出院。」絳曰：「陛下容納直言，故群臣敢竭誠無隱。居易言雖少思，志在納忠。陛下今日罪之，臣恐天下各思箝口，非所以廣聰明，昭聖德也。」上悅，待居易如初。上嘗欲近獵苑中，至蓬萊池西，謂左右曰：「李絳必諫，不如且止。」

秋，七月，庚子，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，乞輸貢賦，請官吏，許其自新。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，朝廷亦以師久無功，丁未，制洗雪承宗，以為成德軍節度使，復以德、棣二州與之。悉罷諸道行營將士，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，加劉濟中書令。

劉濟之討王承宗也，以長子緄為副大使，掌幽州留務。濟軍瀛州，次子總為瀛州刺史，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，使屯饒陽。濟有疾，總與判官張玘、孔目官成國寶謀，詐使人從長安來，曰：「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，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。」明日，又使人來告曰：「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。」又使人走而呼曰：「旌節已過代州。」舉軍驚駭。濟憤怒不知所為，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，追緄詣行營，以張玘兄皋代知留務。濟自朝至日昃不食，渴索飲，總因置毒而進之。乙卯，濟薨。緄行至涿州，總矯以父命杖殺之，遂領軍務。

嶺南監軍許遂振以飛語毀節度使楊於陵於上，上命召於陵還，除冗官。裴垍曰：「於陵性廉直，陛下以遂振故黜藩臣，不可。」丁巳，以於陵為吏部侍郎。遂振尋自抵罪。

八月，乙亥，上與宰相語及神仙，問：「果有之乎？」李藩對曰：「秦始皇、漢武帝學仙之效，具載前史，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，此古今之明戒也。陛下春秋鼎盛，方勵志太平，宜拒絕方士之說。苟道盛德充，人安國理，何憂無堯、舜之壽乎！」

九月，己亥，吐突承璀自行營還。辛亥，復為左衛上將軍，充左軍中尉。裴垍曰：「承璀首唱用兵，疲弊天下，卒無成功，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，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！」給事中段平仲、呂元膺言承璀可斬。李絳奏稱：「陛下不責承璀，他日復有敗軍之將，何以處之？若或誅之，則同罪異罰，彼必不服；若或釋之，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！願陛下割不忍之恩，行不易之典，使將帥有所懲勸。」間二日，上罷承璀中尉，降為軍器使。中外相賀。

裴垍得風疾，上甚惜之，中使候問旁午於道。

丙寅，以太常卿權德輿為禮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。

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人，欲舉族入朝。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，茂昭不從，凡四上表。上乃許之。以左庶子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。茂昭悉以易、定二州簿書管鑰授迪簡，遣其妻子先行，曰：「吾不欲子孫染於污俗。」茂昭既去，冬，十月，戊寅，虞侯楊伯玉作亂，囚迪簡，辛巳，義武將士共殺伯玉。兵馬使張佐元又作亂，囚迪簡，迪簡乞歸朝。既而將士復殺佐元，奉迪簡主軍務。時易定府庫罄竭，閭閻亦空，迪簡無以犒士，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，身居戟門下經月。將士感之，共請迪簡還寢，然後得安其位。上命以綾絹十萬匹賜易定將士。壬辰，以迪簡為義武節度使。甲午，以張茂昭為河中、慈、隰、晉、絳節度使，從行將校皆拜官。

右金吾大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右軍中尉第五從直，求河中節度使。從直恐事洩，奏之。十一月，庚子，貶慎為右衛將軍，坐死者三人。

初，慎自安州入朝，留其子宥主留事，朝廷因以為安州刺史，未能去也。會宥母卒於長安，宥利於兵權，不時發喪。鄂岳觀察使郗士美遣僚屬以事過其境，宥出迎，因告以凶問，先備籃輿，即日遣之。

甲辰，會王纁薨。

庚戌，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鍔為河東節度使。上左右受鍔厚賂，多稱譽之，上命鍔兼平章事，李藩固執以為不可。權德輿曰：「宰相非序進之官。唐興以來，方鎮非大忠大勳，則跋扈者，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。今鍔既無忠勳，朝廷又非不得已，何為遽以此名假之！」上乃止。鍔有吏才，工於完聚。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，耗散甚眾。鍔到鎮之初，

兵不滿三萬人，馬不過六百匹，歲餘，兵至五萬人，馬有五千匹，器械精利，倉庫充實，又進家財三十萬緡，上復欲加鍔平章事。李絳諫曰：「鍔在太原，雖頗著績效，今因獻家財而命之，若後世何！」上乃止。

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裴垍數以疾辭位。庚申，罷為兵部尚書。

十二月，戊寅，張茂昭入朝，請遷祖考之骨於京兆。

壬午，以御史中丞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。元膺嘗欲夜登城，門已鎖，守者不為開。左右曰：「中丞也。」對曰：「夜中難辯真偽，雖中丞亦不可。」元膺乃還。明日，擢為重職。翰林學士、司勳郎中李張面陳吐突承璀專橫，語極懇切。上作色曰：「卿言太過！」絳泣曰：「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，若臣畏避左右，愛身不言，是臣負陛下；言之而陛下惡聞，乃陛下負臣也。」上怒解，曰：「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，使聯聞所不聞，真忠臣也！他日盡言，皆應如是。」己丑，以絳為中書舍人，學士如故。絳嘗從容諫上聚財，上曰：「今兩河數十州，皆國家政令所不及，河、湟數千里，淪於左衽，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，而財力不贍，故不得不蓄聚耳。不然，朕宮中用度極儉薄，多藏何用邪！」

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元和六年（辛卯，公元八一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辰，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為節度使。

庚申，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郎，同平章事。二月壬申，李藩罷為太子詹事。

己丑，忻王造薨。

宦官惡李絳在翰林，以為戶部侍郎，判本司。上問絳：「故事，戶部侍郎皆進羨餘，卿獨無進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守士之官，厚斂於人以市私恩，天下猶共非之。況戶部所掌，皆陛下府庫之物，給納有籍，安得羨餘！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，是猶東庫移之西庫，臣不敢踵此弊也。」上嘉其直，益重之。

乙巳，上問宰相：「為政寬猛何先？」權德輿對曰：「秦以慘刻而亡，漢以寬大而興。太宗觀《明堂圖》，禁杖人背，是故安、史以來，屢有悖逆之臣，皆旋踵自亡，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，人不能忘故也。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。」上善其言。

夏，四月，戊辰，以兵部尚書裴垍為太子賓客，李吉甫惡之也。

庚午，以刑部侍郎、鹽鐵轉運使盧坦為戶部侍郎、判度支。或告泗州刺史薛謇為代北水運使，有異馬不以獻。事下度支，使巡官往驗，未返，上遲之，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。戶坦曰：「陛下既使有司驗之，又使品官繼往，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！臣請先就黜免。」上召泰昕還。

五月，前行營糧料使於皋謨、董溪坐贓數千緡，敕貸其死，皋謨流春州，溪流封州。行至潭州，並追遣中使賜死。權德輿上言，以為：「皋謨等罪當死，陛下肆諸市朝，誰不懼法！不當已赦而殺之。」溪，晉之子也。

庚子，以金吾大將軍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。隴州地與吐蕃接，舊常朝夕相伺，更入攻抄，人不得息。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，蓄財谷以待寇，不當睹小利，起事盜恩，禁不得妄入其地。益市耕牛，鑄農器，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，增墾田數十萬畝。屬歲屢稔，公私有餘，販者流及它方。

賜振武節度使阿跌光進姓李氏。

六月，丁卯，李吉甫奏：「自漢至隋十有三代，設官之多，無如國家者。天寶以後，中原宿兵，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，其餘為商賈、僧、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，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。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，天下千三百餘縣，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，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眾，請敕有司詳定廢置，吏員可省者省之，州縣可並者並之，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。又，國家舊章，依品制俸，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；職田祿米不過千斛。艱難以來，增置使額，厚給俸錢，大歷中，權臣月俸至九千緡，州無大小，刺史皆千緡。常兗為相。始立限約，李泌又量其閒劇，隨事增加，時謂通濟，理難減削。然猶有名存職廢，或額去俸存，閒劇之間，厚薄頓異。請敕有司詳考俸料、雜給，量定以聞。」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、中書舍人韋貫之、兵部侍郎許孟容、戶部侍郎李絳同詳定。

秋，九月，富平人梁悅報父仇，殺秦杲，自詣縣請罪。敕：「復仇，據《禮經》則義不同天，征法令則殺人者死。禮、法二事，皆王教之大端，有此異同，固資論辯，宜令都省集議聞奏。」職方員外郎韓愈議，以為：「律無其條，非闕文也。蓋以不許復仇，則

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；許復仇，則人將倚法專殺，無以禁止其端矣。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，而深沒其文於律，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，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。宜定其制曰：『凡復父仇者，事發，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，酌其宜而處之。』則經律無失其指矣。」戊戌，敕：「梁悅杖一百，流循州。

甲寅，吏部奏准敕並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，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。

黔州大水壞城郭，觀察使竇群發溪洞蠻以治之。督役太急，於是辰、溆二州蠻反，群討之，不能定。戊午，貶群開州刺史。

冬，十一月，弓箭庫使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瑞錢二萬緡，為求方鎮，事覺，賜死。事連左衛上將軍、知內待省事吐突承璀，丙申，以承璀為淮南監軍。上問李絳：「聯出承璀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。」上曰：「此家奴耳，向以其驅使之久，故假以恩私；若有違犯，朕去之輕如一毛耳！」

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閣，其女嫁不以時，選尚者皆由宦官，率以厚賂自達。李吉甫上言：「自古尚主必擇其人，獨近世不然。」十二月，壬申，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，委中書、門下、宗正、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。

己丑，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李吉甫為相，多修舊怨，上頗知之，故擢絳為相。吉甫善逢迎上意，而絳鯁直，數爭論於上前；上多直絳而從其言，由是二人有隙。

閏月，辛卯朔，黔州奏：辰、溆賊帥張伯靖寇播州、費州。

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於吐突承璀恩顧未衰，乃投匭上疏，稱「承璀有功，希光無罪。承璀久委心腹，不宜遽棄。」知匭使、諫議大夫孔戣戈見其副章，詰責不受。涉乃行賂，詣光順門通之。戣戈聞之，上疏極言「涉奸險欺天，請加顯戮。」戊申，貶涉峽州司倉。涉，渤之兄；戣戈，巢父之子也。

辛亥，惠昭太子寧薨。

是歲，天下大稔，米斗有直二錢者。

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元和七年（壬辰，公元八一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未，以京兆尹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。初，義方媚事吐突承璀，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璀，擢義方為京兆尹。李絳惡義方為人，故出之。義方入謝，因言「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，除京兆少尹，出臣鄜坊，專作威福，欺罔聰明。」上曰：「朕諳李絳不知是。明日，將問之。」義方惶愧而出。明日，上以詰絳曰：「人於同年固有情乎？」對曰：「同年，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，或登科然後相識，情於何有！且陛下不以臣愚，備位宰相，宰相職在量才授任，若其人果才，雖在兄弟子侄之中猶將用之，況同年乎！避嫌而棄才，是乃便身，非徇公也。」上曰：「善，朕知卿必不爾。」遂趣義方之官。

振武河溢，毀東受降城。

三月，丙戌，上御延英殿，李吉甫言：「天下已太平，陛下宜為樂。」李絳曰：「漢文帝時兵木無刃，家給人足，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，不可謂安。今法令所不能制者，河南、北五十餘州。犬戎腥膻，近接涇、隴，烽火屢驚。加之水旱時作，倉稟空虛，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，豈得謂之太平，遽為樂哉！」上欣然曰：「卿言正合朕意。」退，謂左右曰：「吉甫專為悅媚，如李絳，真宰相也！」上嘗問宰相：「貞元中政事下理，何乃至此？」李吉甫對曰：「德宗自任聖智，不信宰相而信他人，是使奸臣得乘間弄威福。政事不理，職此故也。」上曰：「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。朕幼在德宗左右，見事有得失，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，皆懷祿偷安，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！卿輩宜用此為戒，事有非是，當力陳不已，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。」李吉甫嘗言：「人臣不當強諫，使君悅臣安，不亦美乎！」李絳曰：「人臣當犯顏苦口，指陳得失，若陷君於惡，豈得為忠！」上曰：「絳言是也。」吉甫至中書，臥不視事，長吁而已。李絳或久不諫，上輒詰之曰：「豈朕不能容受邪，將無事可諫也？」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：「賞罰，人主之二柄，不可偏廢。陛下踐祚以來，惠澤深矣，而威刑未振，中外懈惰，願加嚴以振之。」上顧李絳曰：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王者之政，尚德不尚刑，豈可捨成、康、文、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！」上曰：「然。」後旬餘，于頔入對，亦勸上峻刑。又數日，上謂宰相曰：「于頔大是奸臣，勸朕峻刑，卿知其意乎？」皆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上曰：「此欲使朕失人心耳。」吉甫失色，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。

夏，四月，丙辰，以庫部郎中、翰林學士崔群為中書舍人，學士如故。上嘉群讜直，命學士「自今奏事，必取崔群連署，然後進之。」群曰：「翰林舉動皆為故事。必如是，

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，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。」固不奉詔。章三上，上乃從之。

五月，庚申，上謂宰相曰：「卿輩屢言淮、浙去歲水旱，近有御史自彼還，言不至為災，事竟如何？」李絳對曰：「臣按淮南、浙西、浙東奏狀，皆雲水旱，人多流亡，求設法招撫，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，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！此蓋御史欲為奸諛以悅上意耳，願得其主名，按致其法。」上曰：「卿言是也。國以人為本，聞有災當亟救之，豈可尚復疑之邪！朕適者不思，失言耳。」命速蠲其租賦。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，日旰，暑甚，汗透御服，宰相恐上體倦，求退。上留之曰：「朕入禁中，所與處者獨宮人、宦官耳，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，殊不知倦也。」

六月，癸巳，司徒、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。

秋，七月，乙亥，立遂王宥為太子，更名恆。恆，郭貴妃之子也。諸姬子澧王寬，長於恆。上將立恆，命崔群為寬草讓表。群曰：「凡推己之有以與人謂之讓。遂王，嫡子也，寬何讓焉！」上乃止。

八月，戊戌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。

初，季安娶洺州刺史元誼女，生子懷諫，為節度副使。牙內兵馬使田興，庭玠之子也，有勇力，頗讀書，性恭遜。季安淫虐，興數規諫，軍中賴之。季安以為收眾心，出為臨清鎮將，欲殺之。興陽為風痺，灸灼滿身，乃得免。季安病風，殺戮無度，軍政廢亂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，知軍務，時年十一。遷季安於別寢，月餘而薨。召田興為步射都知兵馬使。

辛亥，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滑節度使，欲為控制魏博。上與宰相議魏博事，李吉甫請興兵討之，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，當自歸朝廷。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，上曰：「朕意亦以為然。」絳曰：「臣竊觀兩河蕃鎮之跋扈者，皆分兵以隸諸將，不使專在一人，恐其權任太重，乘間而謀己故也。諸將勢均力敵，莫能相制，欲廣相連結，則眾心不同，其謀必洩；欲獨起為變，則兵少力微，勢必不成。加以購賞既重，刑誅又峻，是以諸將互相顧忌，莫敢先發，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。然臣竊思之，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，則粗能自固矣。今懷諫乳臭子，不能自聽斷，軍府大權必有所歸，諸將厚薄不均，怨怒必起，不相服從，則向日分兵之策，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。田氏不為屠肆，則悉為俘囚矣，何煩天兵哉！彼自列將起代主帥，鄰道所惡，莫甚於此。彼

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，則立為鄰道所齑粉矣。故臣以為不必用兵，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。但願陛下按兵養威，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。使賊中知之，不過數月，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。至時，惟在朝廷應之敏速，中其機會，不愛爵祿以賞其人，使兩河藩鎮聞之，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，必皆恐懼，爭為恭順矣。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。」上曰：「善！。他日，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，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。上顧問絳，絳對曰：「兵不可輕動。前年討恆州，四面發兵二十萬，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，天下騷動，所費七百餘萬緡，訖無成功，為天下笑。今瘡痍未復，人皆憚戰，若又以敕命驅之，臣恐非直無功，或生他變。況魏博不必用兵，事勢明白，願陛下勿疑。」上奮身撫案曰：「朕不用兵決矣。」絳曰：「陛下雖有是言，恐退朝之後，復有熒惑聖聽者。」上正色厲聲曰：「朕志已決，誰能惑也！」絳乃拜賀曰：「此社稷之福也。」

既而田懷諫幼弱，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，數以愛憎移易諸將，眾皆憤怒。朝命久未至，軍中不安。田興晨入府，士卒數千人大噪，環興而拜，請為留後。興驚僕於地，眾不散。久之，興度不免，乃謂眾曰：「汝肯聽吾言乎！」皆曰：「惟命。」興曰：「勿犯副大使，守朝廷法令，申版籍，請官吏，然後可。」皆曰：「諾。」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，遷懷諫於外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